

有没有短一点的先婚后爱小甜文?

【已完结】

我刚嫁给他的时候，他并不爱我，可我不在乎，我在乎的是他永远属于我的了，谁知他后面爱我蚀骨....

1

“哟，嫂子，您这是闹哪一出啊，离家出走吗？”

云苏刚提着行李箱从楼下二楼，许婷玉阴阳怪气的声音就紧跟着传来了。

云苏没搭理她，只是淡淡地瞥了她一眼，继续拎着行李箱往楼下走。

很巧，刚到一楼又碰上了许洲远的妈，这个一向瞧不起她的富贵太太林青正睥睨地看着她：“大清早的，你提着个箱子去哪儿？”

当了三年的婆媳，云苏又怎么不知道林青这是发难的前兆。

如果是往日，她必定会小心翼翼地陪着道歉，哄着她，可今时不同往日，许洲远她都不要了，这个脾气糟糕的老太太，她更不会伺候了。

“去哪儿都好，不过许太太您放心就是了，我以后都不会再来许家了。”

她一改往日的敬畏温柔，话虽然淡然，可那双眼眸里面没有平日迎合的讨好，里面的清冷让云苏变得不同。

林青很不习惯从前在自己低头的儿媳妇突然之间这样顶嘴，她脸色顿时就沉了：“云苏，这就是你对长辈的态度？”

“您对我什么态度，我对您，自然就是什么态度。”

她好看的眉眼，莫名显露的傲慢和冷然让林青怒火丛生：“云苏你还拿不拿我当你婆婆了？”

听到这话，云苏看了林青一眼，随即勾唇笑了一下：“不好意思，很快您就不是我婆婆了。”

她话音刚落，别墅外面传来汽车喇叭声。

云苏挑了挑眉：“我走了，许太太，房间里面我留下的东西全都是不要的，回头您爱怎么处理都行，扔了好烧了也好，只一点，以后都别再联系我了。”

她说，慢悠悠地拖着行李箱，一边往外走一边吐出一句话：“你们许家人，太恶心了。”

林青还没从云苏那句“很快您就不是我婆婆”的话里面回过神来，就听到她说了这么一句话，气得人都炸了，“云苏你疯了是不是？你信不信我跟阿远说你——”

“妈，你看到云苏那个女人了吗？真是搞笑，大早上的，她居然拖着行李箱，哈哈哈，她该不会是故意在我面前经过，想我挽留她吧？”

许婷玉从别墅里面走出来，看到林青站在那儿一动不动，不禁抬手拉了一下她衣袖：“妈，你怎么了？”

林青神色复杂，以前她只要一提到许洲远，云苏就乖得很，可今天见鬼了，她居然头也不回地走了。

门外，跑车绝尘而去，林青走出门口，只看到车影。

“她，她走了？”

许婷玉跟出来，撇了撇嘴角：“走就走了，温姐姐回来了，她现在不走，我哥早晚也把她赶走！”

林青想着也是，温家小女儿回来了，云苏这个女人如果能主动离婚，倒也算她识趣。

识趣的云苏正坐在保时捷上面，翻着手上的离婚协议书，看完条款内容之后，她满意地签上自己的名字。

一旁开车的乔瑜见着了，轻啧了一声：“真的这么干脆？”

云苏把笔帽盖好，“不然呢？”

许洲远的白月光回来了，她还有什么可痴心妄想的？

三年了，说长不长，说短也不短，云苏以为，再冷的心也能捂热。

可是许洲远没有心，他的那颗心呀，长在了他白月光的身上。

云苏觉得自己是不要脸了一点，当初胁恩求报，要他娶了自己，白占了三年许太太的头衔，如今温知语回来了，她自然得退位让贤，不然怎么对得起许洲远这三年来为温知语的守身如玉呢？

是的，她跟许洲远结婚三年了，到现在都没有过一次的夫妻之实。

这事情得亏够隐秘传不出去，不然那些嘲笑了她三年攀高枝的人，指不定要怎么落井下石。

三年，也够了，算是对得起她那七年不懂事的暗恋了。

她抬手捂在了眼睛上面，挡住了眼泪，没让乔瑜看见。

她是个人，再怎么洒脱，十年喜欢落得这么一个收场，任谁都难受。

红色的跑车停下，乔瑜抬了抬脸上的墨镜：“到了，小云云尽管往前冲，小鱼鱼在后面永跟随！”

乔瑜说完，给云苏发了个飞吻。

云苏看着她就笑了，“行了，我上战场了。”

可不是，怎么把离婚协议霸气又不失风度地扔到许洲远跟前，这确实是一件难事。

云苏拿着那协议书推开车门下了车，结婚三年，这也不是她第一次来千行，当然，也不是第一次被前台敷衍：“云小姐，你没有预约的话，是不能上去的，许总很忙的，如果每个人都不预约跟我说一声就能上去的话，那我这个前台是用来干嘛的？”

一个小小前台都能这样刁难她，三年了，愣是不叫一声许太太，不用想，这追根究底，不就是许洲远压根没把她放在眼里。

云苏低了低眉眼，轻笑了一声：“千行的员工培训确实不行，作为许洲远的妻子都还要预约才能上去见他，那看来，这个许太太当得也没什么意思。”

她说着，冷冷地看了一眼那前台，踩着高跟鞋直接就走向电梯。

那前台第一次见到这样的云苏，一时之间被镇住了，反应过来嗤了一声，可到底还是怕出事，连忙又给上面打了电话通知。

云苏人还没到，许洲远就知道她找上来了。

他皱着眉，“不见。”

他五分钟后还有个短会。

秘书应声离开，刚从办公室出来，就看到云苏踩着高跟鞋走来了。

云苏今天穿了一条半身的碎花塑腰A字裙，人显得温柔端庄，可不知道为什么，眼神看过来的时候，秘书总觉得今天的云苏哪里不一样了。

“梁秘书。”

云苏主动打了个招呼，不等对方开口，她直接抬手就推开了许洲远办公室的大门：“打扰一下许总，有份协议需要你签一下。”

她说着，迎着那办公桌前的男人冷冽的视线就走了过去，抬手直接就把手上的离婚协议放到了他的跟前：“签吧。”

2

许洲远不说话，办公室里面的气压得让人难以呼吸。

僵持了一会儿，云苏耸了一下肩：“OK，我不打扰许总，周一上午九点，民政局，不见不散。”

她说完，抬手将垂落下来的头发拨到耳后，离开前，到底是不甘心，“许洲远，恭喜你，你自由了，终于摆脱了我这个恬不知耻的女人。”

云苏看着他，自嘲地笑了笑。

“你又在玩什么把戏？”

这回许洲远终于开口了，只是一如既往的扎人心窝。

云苏睨了他一眼，“放心，这一次是真的，不过我也告诉你，这是你唯一也是最后一次可以摆脱我的机会，你可一定要珍惜。”

云苏眼睛有些热，她不想失了体面，在他跟前掉眼泪给他嘲笑的筹码，踩着高跟鞋转身就离开了。

许洲远看着她走远，直到人消失在转角，他才伸手翻动跟前的离婚协议书。

这份离婚协议书是云苏的人拟的，整份离婚协议书，对他的所有财产，她分文不取，可以说是完全的净身出户。

云苏要离婚，他倒是不惊讶，毕竟三年了，他压根就没把她当妻子。

可她离婚什么都不要，许洲远是不信的。

云苏这个女人一向胃口大，当初救了林青，许家问她要什么报答，她一开口就是要嫁给他。

可惜她算盘打错了，结婚前他早就做过财产公证了，为的就是哪一天他忍不住了，好打发她。

看来这一次，不过也是她玩的花样罢了。

许洲远讥讽地扯了一下嘴角，抬手就把那离婚协议扔到一旁，没当回事。

云苏走出大厦，乔瑜那跑车十分的亮眼。

云苏刚走过去，乔瑜就把副驾驶的门开了：“怎么样，签了？”

她低身坐了下去，“没签。”

“不该啊，温知语回来了，许洲远还不着急？”

云苏系完安全带，瞥了她一眼：“大头鱼，你是不是存心的？”

开口闭口就是这样戳人心窝的话，要不是看在十多年的交情上，她能马上制造一起社会新闻。

乔瑜小心思被拆穿，悻悻地摸了一下鼻子：“我第一次见人离婚离得这么意气风发，这不是想测试一下你是真的死心了还是被气的。”

“你做个人吧，乔瑜！”

云苏不想搭理身旁幸灾乐祸的家伙，她干脆闭上眼，自动屏蔽了一切。

半个小时后，跑车停了下来，云苏睁开眼，解了安全带：“谢了。”

她说，人已经下了车，绕到后面把行李箱提了下来。

乔瑜坐在车上，对着她飞了两个飞吻：“别偷偷哭哦小云云，爱你哦~么么哒！”

刚说完，红色的跑车就“轰”的一下扬长而去了。

云苏被气笑了，自己交的都是什么损友啊！

别墅提前就让阿姨打扫好了，智能门锁集声音指纹面部等识别方式，她就叫了一声“来来开门”，眼前的檀木门就主动往里开了：“欢迎回家，主人。”

“来来，烧水。”

云苏拖着行李箱上了二楼的主卧，里面是她在许家三年的东西，全都是当年她带过去的。

放完行李，水刚烧好，兑了点凉开水，云苏靠在吧台边上喝了大半杯。

眼泪砸下来的时候，云苏有些怔忡。

想到乔瑜临走前的话，她不禁有些鄙视自己。

还真的是，帅不过三秒。

不过也好，总归是只有自己一个人的时候才憋不住。

忍了一早上，云苏终于忍不住了，放下杯子直接就趴在吧台那儿哭了起来。

对许洲远十年的喜欢，到头来除了三年备受折辱的婚姻，她什么都得不到。

不甘心吗？

当然不甘心，可是不甘心又有什么用，他不爱你啊，云苏。

从许家离开之后，云苏这两天过得浑浑噩噩的。

除了睡觉，她就是在睡觉。

只不过她也睡不好，做了很多光怪陆离的梦。

云苏还梦到了十五岁那一年的事情，她天真善良地以为那一个老妇人真的需要帮助，却不想自己只是她眼中的一个猎物。

那些人把她拖上车的时候，她绝望又惊恐，可那狭窄晦暗的小巷里面，这样阴暗的悲剧时有发生。

没有人回来救她的，也不会有人敢救她。

可当她认命的时候，是那个少年一脚踹翻了抱着她的男人，拽着她的手跑出那让人绝望的小巷。

她不知道跑了多久，直到少年停下来，她才敢停下来。

那一路狼狈的逃亡中，她甚至来不及看清楚他的脸，停下来云苏才发现，眼前的少年有着一张清风明月一般的脸。

他有一双很黑很黑的眼眸，里面似乎有漩涡，她不过看了一眼，整个人就陷进去了。

“你叫什么名字？”

劫后余生，她紧张又期待地问他的名字。

“许洲远。”

少年的声音和他的眼睛一样让人着迷，云苏从未发现自己的心跳得那么快：“谢谢你救了我。”

“你安全了，我走了。”

他松了手，转身就走。

她下意识追上去：“许洲远，我能不能——”

然而下一秒，少年的许洲远突然变成了成年的许洲远，他冷漠又厌恶地看着她：“云苏，你又在玩什么花样？”

云苏猛然惊醒，一旁的闹钟响个不停，她皱着眉，抬手摸了一下有些湿润的眼角：“来来，关掉闹钟。”

响铃戛然而止，房间恢复安静。

云苏拿过手机，半个小时前乔瑜给她发了信息，让她加油。

是了，今天周一，她约了许洲远去离婚。

3

云苏专门从衣柜里面挑了一条一字肩荷叶边半身红裙，栗色半腰的长发烫成大波卷，松散慵懒地披散在身后，脸上是她花了一个小时化的妆，和裙子同色系的正红色口红衬得她整个人气场两米八。

“来来，我去离婚了。”

“主人，挥别错的，你才会遇到更好的。”

云苏挑了挑眉，“谢谢你，来来，再见。”

“主人再见。”

云苏到民政局门口的时候八点五十五分，还没开门。

她刚到，乔瑜的电话就打过来了：“小云云，到民政局门口了没？”

“刚到。”

“那我提前祝你摆脱渣男，走向新生！”

不远处一辆熟悉的黑色轿车停了下来，云苏不想多说：“许洲远到了，我不跟你说了。”

“行行行！我跟你说，我今天给你准备了一个超级大惊喜，保证你在许洲远跟前能够扬眉吐气！”

“希望不是惊吓。”

挂了电话，云苏看着向自己走来的许洲远，凉笑了一下：“早啊，许总，耽误你了。”

她说，把手上的离婚协议递过去：“我知道你不相信，喏，跟上次那一份一模一样的，签个名吧，等民政局开门了，办个手续，你就彻底摆脱我了。”

许洲远面无表情的脸终于动了一下，“你认真的？”

云苏看着他，没说话，半晌，她突然笑了，“许洲远，我跟你说的话，从来就没有戏弄过。”

只不过，他从来都不信罢了。

许洲远很不喜欢云苏这样看着自己，她以前对他不是这样的。

“门开了。”

既然她要离婚，那离就是了，省了他以后的麻烦。

那一瞬间，云苏听到自己心“咔”的一下碎了。

在他问那一句“你认真的”的时候，她居然还有几分期待，期待他挽留，期待他拒绝，然而他只说了一句“门开了”。

许洲远，他真的是厉害。

收了笑意，云苏转身直接走进了民政局。

结婚的人很多，这么早来离婚的，却只有他们两个人。

可云苏今天穿的实在不像是离婚的，以致于两人刚坐下，里面的工作人员就一脸狐疑地看着他们：“和平离婚？”

“对。”

她说着，把早就准备好的资料塞到窗口里面。

离婚比结婚还要快，协议书早就签好了，不过是等着民政局盖个公章。

前后不过五分钟的时间，两人就从民政局里面出来了。

许洲远走在前头，自从拿到离婚证之后，他就再也没有看过她一眼。

云苏停了下来，看着他渐渐走远的身影，心中翻江倒海的难受。

一辆玛莎拉蒂突然停在了路边，豪车太过惹眼，云苏的感伤都被打散了许多，视线忍不住落到那豪车身上。

只见那玛莎拉蒂车门被推开，带着墨镜的男人从车里面下来。

云苏看着只觉得眼熟，不等她反应过来，对方就叫了她一声：“云苏。”

是秦墨，去年凭着一部古装网剧红得发紫的小鲜肉。

秦墨人高腿长，几步就走到她跟前了：“恭喜你重获自由和新生，乔姐让我过来接你的。”

云苏只觉得头疼：“乔瑜疯了你也跟着疯，你新电影不是刚路透完吗？你这样跑过来，你是怕你的绯闻不够多？”

“苏苏姐你别生气啊，乔姐说了，你刚跟许洲远离婚，许家估计很快就放你们离婚的消息出来，我们得先占据有利的舆论位置，免得回头你成了豪门弃妇！”

秦墨一副义愤填膺的样子，云苏又好气又好笑：“那我真的是谢谢你们了！”

话刚说完，一窝蜂的狗仔就涌了出来。

秦墨反应倒是快，一把就将他护在怀里面，不过他护得实在是太过敷衍，偏偏露了云苏的那一张脸。

也不知道哪个混蛋推了她一把，云苏整个人就撞到了秦墨的怀里面。

秦墨这么一个万千少女的当红偶像，一张脸帅得那么惨绝人寰，云苏心不怦怦跳两下都对不起他那张脸了。

她跟许洲远结婚三年都没有过这样亲密的拥抱，秦墨这样抱着她，身上淡淡的特调香水味不断地提醒着他的存在。

云苏脸热得厉害，想从他怀里面出来，却不想秦墨直接一手就环住了她的头，她被捂着到他的怀里面，耳边是男人有条不紊

的心跳声，外面是那些狗仔队锲而不舍的追问以及拍照声，她整个人都有些浑噩，被秦墨半抱半拖地带着往前走。

黑色的轿车里，许洲远看着车窗外的这一幕，黑眸许久不曾转动。

前座的梁枫迟疑地叫了一声：“许总，要帮一下许，云小姐吗？”

梁枫刚说完，许洲远就收回视线，冷冷地看了他一眼：“你这么喜欢多管闲事？”

梁枫浑身一颤，“不是的，许总。”

梁枫百口莫辩，只好连忙让司机开车：“老张，开车吧。”

也不知道是不是梁枫错觉，他感觉许洲远的脸色好像沉了一点。

许洲远的心情确实不怎么好，他的妻子，不，是前妻，才刚跟他离婚了不到十分钟，就在民政局门口跟一个男人拉拉扯扯，这传出去，岂不是让别人觉得他许洲远离婚是因为戴了绿帽？

“停车！”

许洲远不喜欢戴绿帽，更不喜欢被别人谣传自己戴了绿帽。

“下去把她带过来！”

梁枫惊了一下，还以为自己听错了，可回头看到车后座的男人目光沉沉，他连忙推开车门下车，走向被记者包围的两人。

4

“许，云小姐。”

梁枫一下子还真的不习惯换了称呼，三番两次都差点出错了。

云苏听到有人叫自己，用力一把拉开了环在自己头上的手，头刚从秦墨怀里面抬起来，她就看到许洲远的秘书不知道什么时候也挤到了这是非中心。

“梁秘书，有事？”

梁枫被那些记者推了一下，人没站稳，有些狼狈地踉跄了一下，好几秒才勉强站稳：“云小姐，许总让你过去一趟。”

听到他的话，云苏挑了挑眉，视线掠过梁枫看向十多米开外的黑色轿车。

特质的车窗让她无法看清楚里面的人，但云苏能感觉到里面的人正看着自己。

她勾了勾唇：“不好意思，梁秘书，麻烦你告诉你们家许总，为了避嫌，以后遇见了，还是当陌生人比较好。”

包围的记者正一个个问题怼过来，秦墨担心粉丝来了会出事，拉了一把云苏：“先上车。”

云苏也没什么想说的了，点了点头，顺着秦墨的力气坐进了车里面。

刚系好安全带，一大批秦墨的粉丝涌了出来，场面十分壮观，云苏庆幸自己已经上车了，不然她可能要被秦墨那些女粉当场手撕。

玛莎拉蒂开入了车流，渐渐把那些还试图紧追的粉丝和记者甩在身后。

“苏苏姐，没伤着你吧？”

云苏睨了他一眼：“以后少听乔瑜的。”

她还以为是什么惊喜，结果给她弄了这么一出。

想到待会儿自己就要变成秦墨的绯闻女友在网络上被大肆讨论，云苏就觉得头疼。

秦墨挑了挑眉，“我倒觉得乔姐这招不错。”

云苏被气笑了：“你跟她久了，也学坏了？”

“苏苏姐可别冤枉我，我不过是看不过你被人欺负而已，就算那个人是许洲远也不行。”

前面红灯，秦墨偏头看着她，表情认真诚挚。

云苏心底有几分感动，笑了笑：“放心吧，没人能欺负我。”

许家又能怎么样？

她任由她们在她头上作威作福，也不过是天真地想着有朝一日许洲远能捧颗心到她跟前。

如今她看透了，自然也就不会再让那些人骑到她头上。

梁枫看着那玛拉蒂开远，才回过神来，刚才还围着他的记者也随着那主角一窝蜂地跑了。

他站在那儿，看了一眼不远处的黑色轿车，也不知道该怎么跟许洲远交代。

“许总。”

梁枫回到车上，看了一眼许洲远，“云小姐不愿意过来。”

许洲远冷着脸：“我没瞎。”

云苏跟着那个男明星上车的一幕，他坐在车里面看得清清楚楚。

梁枫抿了一下唇：“云小姐让我带句话给你。”

许洲远听到这话，脸色似乎好了些许：“她说什么？”

这个云苏倒不算不识趣，还知道让梁枫给他带回。

“云小姐说，为了避嫌，以后遇见，您还是把她当陌生人好。”

许洲远的脸顿时就沉了下来，冷嗤了一声：“很好，以后不要再跟我提起这个人！”

“好的，许总。”

梁枫应着，不敢再说什么。

跟了许洲远这么多年，他能明显地感觉出来，许洲远正在盛怒之中。

“开车！”

冷厉的声音惊得司机手都抖了一下，反应过来连连道歉。

许洲远没说话，一脸阴翳地看着车窗外还没有完全散去的人群。

蓝色的玛莎拉蒂停靠在仅有的车位里面，云苏看了一眼车窗外：“这又是乔瑜让你带我过来的？”

秦墨解了安全带，偏头看着她笑得人畜无害：“乔姐也是关心你。”

这脸笑起来灿若桃花，云苏哪里招架得住：“秦墨，别太过分了，我刚离婚你就对我笑得这么春风荡漾，是觉得我老牛不敢吃嫩草还是觉得我这兔子不吃窝边草。”

秦墨啧了一声，“苏苏姐您要吃我这棵草，我洗干净了自己躺到你床上。”

“.....”

惹不起，惹不起。

两人下了车，往大厦里面走进去。

云雨幻影娱乐有限公司成立不过五年，可近两年好几个当红流量小鲜肉都是出自他们公司的。

秦墨就是其中一个。

乔瑜上个月一电影刚杀青，这会儿空档期，闲得很，这不她一出苦海，她就赶紧安排了。

云苏很少来公司，公司的人都不知道她才是幕后大老板，不过见秦墨亲自带着她进来的，一路走来，但凡碰到的员工都是恭恭敬敬的。

两人到了乔瑜办公室，秦墨停了下来：“苏苏姐，乔姐在里面等你，我让人给你们送点吃的过来。”

云苏看了他一眼，“怎么？惹祸的时候倒是挺厉害的，这会儿算账了，就敢做不敢当了？”

他们给她整这么一出，她云苏现在想不出名都难。

秦墨笑着帮她推开了门：“冤有头债有主，这事可是乔姐一手策划的。”

云苏笑了一下：“行了，回去休息吧，难得歇一天还跑出来营业，公司又不会给你颁劳模奖。”

“你不怪我就成。”

秦墨说完，识趣地走了。

云苏带上门抬腿往这奢华的办公室里走，绕过转角，她就看到沙发上葛优躺着的乔瑜：“你们家粉丝知道你私底下坐没坐相吗？”

乔瑜毫不在意她的嘲讽，拿着平板对着她就招手：“小云云快过来，你上热搜了！”

“我上热搜不是你安排的？”

乔瑜一把就将她拉到身旁坐下：“看看，这热搜怎么样？我倒是要看看，那些人还敢不敢嘲笑你死命倒贴许洲远没人要！”

乔瑜把平板塞到云苏手上：“你放心，我都安排好了，今天是秦墨，过几天等怀南广告拍完回来了，就到怀南上场！”

云苏还没从自己的新身份“秦墨暗恋多年的小姐姐”中回过神来，就被乔瑜这话弄得一时之间也有些无言。

可乔瑜觉得还不够，她觉得云苏这些年在许家受了那么多气，如今脱离苦海了，自然是要扬眉吐气，狠狠打脸那些骂云苏的人。

“当然，你今天都跟许洲远离婚了，快乐单身趴自然是少不了的！我都安排好了，夜宴包场，彰显我小云云御姐的土豪气质！”

“……包场钱你出吗？”

乔瑜脸上的笑容僵了僵：“这个，那个，我出就显得太没诚意了！”

云苏哼了哼：“没钱装什么阔？”

“我没钱你有钱啊！”

“……”

损友！

5

许洲远今天过得已经不能用“不舒心”这三个字来形容了，他原本以为跟云苏离婚了，这对他而言是一件不错的喜事。

然而从他们离婚的消息传出去没多久，他的手机就接二连三地收到发小死党打来的电话。

来电开头无一不是：“阿远，你真的跟云苏离婚了？”

这个问题倒没什么让人为难的，他跟云苏离婚的事情他也没想着瞒着，更何况今天早上那一出，也瞒不住。

许洲远诚实又高冷地给了答案：“离了。”

电话那头的人却猛抽一口气：“我天啊，云苏这个傻女人终于放弃你不扒着了？阿远，一时之间，我竟不知道该恭喜你好还是同情你好。云苏这样的女人，在我们这个圈子里面，打着灯笼也难找吧，满心满眼可都是你啊！她就是人蠢了点，好欺负了一点，穷了一点，拜金了一点，但仔细想想，好像也没啥不好的。”

原本以为自己会等到一句恭喜的许洲远：“？？？”

这特么都是什么朋友？

关键是这样的朋友不止一个，许洲远连续接了三个这样的来电之后，他脸色已经阴沉得跟即将暴风雨的天际一样。

然而跟云苏离婚带给他的糟心还不仅仅是这个，刚应付完那些幸灾乐祸看好戏的损友电话，梁枫突然告诉他，林青来了。

网上他跟云苏离婚的事情闹得这么大，林青来了为了什么，许洲远也知道。

得知云苏和许洲远真的离婚了，林青来时的路上一脸都是掩盖不住的喜色，但刷到热搜的时候，她又不是那么高兴了。

这个秦墨怎么就跟云苏扯上关系了？

还说什么暗恋云苏多年，虽然深知两人无可能，但还是天天希望云苏从许家那个火坑里面跳出来，如今跳出来了，秦墨作为曾经的暗恋者如今的好朋友感到十分的高兴。

不过短短的几句话，林青就从其中品味出了好多层意思。

她脸上的喜色一下就没有了，直冲进许洲远的办公室：“阿远，你实话告诉妈妈，云苏跟你离婚，是不是因为她出轨了？”

虽然跟云苏那三年婚姻形同虚设，可没有一个男人愿意戴一顶绿得鲜明的帽子。

许洲远的脸顿时就冷了：“妈，您在说些什么？”

林青前几天被云苏呛声，如今又看到网上说她们许家虐待云苏是个火坑，而且自己儿子还很有可能被绿，她想冷静也冷静不下来。

“你自己看看！你们前脚刚从民政局出来，后脚这个女人的追求者就接她了！谁知道她们是不是早就好上了！我们许家容不得被人这么欺负！”

许洲远从民政局回来就开会签文件，料到网上自己和云苏离婚的消息会爆，但也没想过会这样爆。

他看到那句“暗恋云苏多年”之后，心口仿佛被什么刺了一下，有那么一瞬间，他也在怀疑，云苏突然这么爽快跟自己离婚，是不是早就跟这个男人好上了。

但也只是一瞬间，许洲远就算再不喜欢云苏，也知道她一天到晚在许家里面被林青指使做这个做那个，不可能有时间去出轨的。

“妈，我跟云苏已经离婚了，和平离婚，她什么都没要，以后我们就当这个人不存在就是了，这些娱乐新闻，您还是少看点好。”

林青这么生气，当然不仅仅是这一条热搜，她以为云苏肯离婚，必定是从许家咬了一块肉下来，可如今许洲远却告诉她，云苏什么都没要。

她有些不相信：“她什么都没要？她在我们家三年，不就是为了钱吗？如今愿意跟你离婚，她怎么可能什么都没要？”

许洲远不想再应付林青，直接拨了内线叫梁枫进来：“你把离婚协议书给我妈看一下。”

说完，他拿起一旁的外套直接就起身离开。

林青看着他的背影，叫了一声：“哎，阿远，你不跟妈妈回家吃饭啊？”

“有事。”

许洲远鲜少回许家别墅，一是因为云苏在许家，二是他跟林青之间并不是外界看到的那样好。

回到公寓，许洲远耳边终于清静下来。

一整天的忙碌让他没有太多的心思去思考自己跟云苏离婚的事情，他今天早上只是纯粹去看看云苏又想玩什么花样。

他不相信她会离婚，就像沈羨之说的，云苏这个女人拜金是拜金了点，可爱他也真的是爱他。

她贪心得很，图钱又想要人，哪会那么轻易离婚。

所以他连那天她带过来的协议书都没拿就去了，却不想她看到他的第一件事情就是把另外一份一模一样的协议书递给他。

说实话，那时候他其实是有些懵的，云苏说什么他就做什么，等他反应过来的时候，离婚证就在手上了。

哦，如今在口袋里面。

许洲远把口袋里面的离婚证拿出来，还是一样的红色，可“结婚证”三个字变成了“离婚证”。

他莫名地觉得刺眼，抬手就扔进了不远处的垃圾篓里面。

一旁的手机突然响了起来，许洲远偏头看着，完全没有要接的打算。

但对方乐此不疲的，断了一次又打一次过来。

他沉着脸摸到手机，看了一眼来电显示，脸色更不好了：“什么事？”

电话是沈羨之打过来的，下午才幸灾乐祸过，这隔了不过两个小时又打电话过来，许洲远实在是想不出除了进一步嘲笑他，沈羨之还能干什么。

“怎么，离婚了不出来开个单身派对吗？”

“滚。”

他不想跟沈美之说话，骂了一句就打算挂电话了，可电话那头的沈美之却突然扔了一句：“对了，我现在在云苏的单身派对上。你前妻真是大手笔，今天夜宴一楼的酒水她全包了，这里面不少你的血汗钱吧？”

许洲远皱着眉，“她没有要我一分钱。”

“.....”

这回轮到沈美之震惊了，整个江城谁不知道云苏多拜金。

当年林青低血糖晕倒，云苏恰巧碰到送去了医院，许洲远问她需要什么报答，她一开口就是一千万，可不等许洲远说好，她又说一个亿。

当时不知道被谁拍了小视频发到网上，许洲远当场脸就黑了，可这女人还不知足，猛的就来了一句：“我要你娶我。”

一个亿已经满足不了云苏了，她就是看上了许洲远的身价。

结婚三年，两人有名无实，圈子里面都在笑云苏，原本以为两人一朝离婚，云苏怎么也得从许洲远的手里面抠几个亿。

可现在许洲远说什么，她一分钱都没要？

看着不远处一身红裙的云苏，沈羨之忍不住骂了一句：“真是见鬼了！”

旁边的季成文听到，挑了挑眉：“什么见鬼了？”

“云苏没要许洲远一分钱。”

季成文笑了起来：“你听谁说的，她没要许洲远钱，今天哪里来的钱包场？今晚酒水少说也三百多万吧，你看云苏这个女人像能自己拿得出三百多万的人吗？”

沈羨之不信，可是：“刚才许洲远亲口跟我说的。”

季成文怔了一下，“这真的是见鬼了。”

云苏也觉得自己见鬼了，没想到难得来一次酒吧，也能碰到许洲远的朋友，还不是一般的朋友。

乔瑜见她心不在焉，给她递了一杯鸡尾酒：“你干嘛？怎么还苦着脸啊？你不要告诉我，现在突然发现后悔跟许洲远离婚了？”

云苏翻了个白眼：“我后悔当冤大头才是真的！”

她是有钱，可也不是这么挥霍，幸好她这辈子也就离这么一次婚，不然回回这么折腾，就算世界首富也得心疼。

乔瑜啧了一声，在她身旁坐下，用肩膀撞了一下她：“那你是怎么回事？忆苦思甜？”

云苏抿了一口鸡尾酒，别说，还挺好喝的，她忍不住又喝了一口，然后才开口：“你往八点钟方向，看看那卡座上的两个人是谁。”

乔瑜不明所以，结果一偏头看过去，手上的酒差点就翻了：“这是什么运气啊云苏！”

云苏耸了耸肩：“我也想知道我今天是什么运气。”

她明明是庆祝自己离婚重获新生的，可这会儿端着一杯鸡尾酒在这角落自斟自饮，倒是颇有几分爱而不得的落魄。

许洲远那两个发小就在不远处，云苏想了想，觉得自己不能让人看笑话了。

她把手上的鸡尾酒一口就抿了，然后站起身：“跳舞吗？”

乔瑜挑了挑眉：“咱们好久没跳了吧？”

云苏笑了笑，“别说，还真是。”

“走，我们今晚要靓霸全场！”

乔瑜豪气冲天，拉着云苏就跑到那DJ那儿，抢了麦：“嗨，大家晚上好！我来介绍一下，今晚酒水就是这位土豪姐姐，我的好姐妹——云苏埋单的！但不是重点，重点是在座的各位有眼福了，为了庆祝我姐妹新生，今晚我们给大家来个让你们终生难忘的表演！哟呼，嗨起来！”

云苏一开始觉得挺丢人的，可是乔大明星都不觉得丢人，她干脆就破罐子破摔了。

乔瑜也不知道跟那DJ说了什么，反正台上的灯光变了，原本在台上嗨舞的人也自觉地退了下来，整个星光璀璨的舞台就只有她们两个人。

好几个钢管从天花板上垂放下来，云苏置身在那五彩斑斓的灯光下，莫名得也有几分兴奋。

她自从嫁给许洲远之后，收敛了所有的脾性装温柔小意，却忘了自己从来就不是那样的女人。

她其实并不需要别人的同情和怜悯，她需要的是臣服，她要当的是女王！

音乐响起来的时候，云苏看了一眼乔瑜，当年两人是一起学这舞蹈的，为了乔瑜选秀，她甚至还和乔瑜一起上过舞台。

后来云苏喜欢上跳钢管舞，乔瑜报班的时候，她也一起报了班。

两人二十年的交情，七八年的跳舞默契，即使没有提前排练过，也依然是无比契合。

那光影轮奂间，台上的两个女人单手似有似无地握着那钢管走圈，每一步都妙曼又性感，两人白皙纤长的手指相互在对方的小手手臂上轻划而下，台下的人一下子就沸腾起来了。

两人一黑一红，互相交缠痴绵，刚挂了电话回来的张琮看到这一幕，差点没晕过去。

乔瑜她到底还当不当自己是个明星了！

张琮连忙跑到台边，“乔瑜，你是不是疯了！”

乔瑜本来是几分醉意才忘了自己今时不同往日，如今经纪人一声怒吼，她酒醒了大半，人马上就怂了。

而旁边的云苏显然已经有几分忘我，修长白皙的大长腿已经缠上了钢管，她张了张嘴，却看到台下来了一个不速之客。

乔瑜挑了挑眉，干脆闭了嘴偷偷溜下台，就剩了云苏一个人在台上。

云苏今天一身红裙，在台上更为瞩目，乔瑜下台的时候虽然有人疑惑，可见台上那红裙美女还在表演，竟然无一开口打乱。

许洲远走进来看到的就是这么一副景象：那个平日温软秀气的女人现在就像是一条蛇一样盘在那钢管上面舞动。

她的腰就像是没有骨头支撑一样，软的几乎能完全盘在那钢管上面。

那如瀑的长发甩过灯光，露出那张明艳妩媚的脸，只见她媚眼如丝，明眸透着性感的慵懒，像是一只小野猫，正沿着那钢管漫不经心地往上，又更像是带刺的玫瑰，肆意生长。

红裙下的双腿白皙修长，攀在那钢管上引人遐思。

云苏攀着那钢管翩翩而下，红裙飞扬，一双长腿最后踩在地上，她如软骨一般贴着那钢管做了个结束动作。

云苏微微喘着气，松了手，刚准备下台，就看到不远处直直看着自己的许洲远。

隔着三米多的距离，台下一身西装的男人面容沉冷，黑眸如同压城黑云。

云苏只看了一眼就收回视线，回到台下。

“棒棒棒棒！小姐姐您缺腿部挂件吗？”

她伸手接过乔瑜递过来的果汁，抬手在她的额头上点了一下：

“别以为你这样我就会原谅你扔我一个人在台上的事情！”

“我错了错了错了！”

乔瑜这人明显就是个精分逗比，可张琼偏偏给她立一个高冷人设，云苏都不得不佩服这么多年了，她居然还没崩人设。

“别抱我！”

她无情地推开她，眼见着乔瑜又要抱上来了，云苏才没好气地解释道：“一身汗，别蹭我了！”

乔瑜笑了一下，站到她耳边：“许洲远来了，你知道吗？”

“知道啊。”

云苏低着头，抵着手上的那被果汁。

“你什么时候发现的？”

云苏笑了一下，刚想提醒乔瑜，一道冷厉的男声就自身后传来：“出来，我们谈谈。”

7

乔瑜明显就是一个窝里横，平日里“许洲远这个狗男人”说得倒是挺顺溜的，可一旦真的碰上正主了，她是一点儿骨气都没有，“啊，琼姐叫我，你们聊，你们聊！”

说着，她人直接就走了，剩下云苏一个人对着一脸隐忍着怒气的许洲远。

远离了战场，乔瑜有抵不过自己的八卦，回头看了一眼，看到许洲远那张黑沉的脸之后，她难得生出了几分抛弃云苏的愧疚来。

天啦噜，许洲远应该不会动手打女人吧？

云苏看着跟前的许洲远，笑了一下：“好啊。”

她勾着唇，跟他出了夜宴，两人站在路边的灯下。

云苏刚从舞台上下来，鬓发有些凌乱，脸颊微微泛着红，那双桃花眼微微含笑看着他。

昏黄的路灯下，许洲远才发现，今天的云苏莫名地多了几分以往没有的张扬。

结婚三年他很少关注她，对一个拜金又看不清楚自己定位而痴心妄想的女人，许洲远觉得多看一眼都是浪费自己的时间。

但偶尔一两次回许家，匆匆一瞥，她看过来的眼神都是温顺柔软。

而现在，她肆意散漫地看着他，那双桃花眼里面装着光，盈盈艳艳，却透着几分冷：“许总想说什么？”

许洲远心下更加烦躁，开口的话冷酷刻薄：“既然我们已经离婚了，那就是没有任何关系了，不管你跟谁在一起，我这个前夫都管不着。但是我们今天早上才离的婚，虽然你不在意自己的名声，但我不想无缘无故戴一顶绿帽子。”

云苏又被泼了一盆冷水，心下微哂，抬手拨了一下脸侧的长发，“可是人家要追我，我也拦不住啊，许总。”

说着，她轻笑了一下：“如果是为了这件事情的话，你大可不必，我嫁给你三年，天天在你们许家孝敬公婆、打理家务，你与其担心别人会觉得我给你戴绿帽子，你不如担心一下你们许家人蹉跎儿媳的名声传出去了，以后你该怎么娶个门当户对的名媛！”

浪费了三年的大好光阴，云苏现在是连一秒钟都不想再浪费在许洲远这个男人身上。

“那天的话，梁秘书应该带到了，既然离婚了，我们就是陌路人。”

她看了许洲远一眼，唇角微微勾了一下，像是在自嘲，又像是在嘲讽他。

云苏转身就走回了夜宴，许洲远站在那路灯下，脸阴沉的吓人。

看着云苏的背影，他微微皱了皱眉，百般克制才压下心头的怒火。

明明是她自己不知死活一头撞进来的，现在却又装得委屈巴巴，许洲远只觉得可笑，也觉得自己好笑。

大晚上的他在家睡觉不好吗？

非要跑来这里自取其辱，他也是真的，闲来无事。

口袋里面的手机震动了起来，许洲远敛了眉眼，伸手从口袋里拿出手机。

看到来电显示的时候，黑眸一动，“有事？”

“阿远，我不小心跟人追尾了，对方好凶，你，你能不能过来一趟？我害怕！”

电话那头的温知语尾音发颤，似乎随时都要哭出来。

许洲远冷着脸：“我让梁枫过去一趟。”

“梁秘书过来也可以，只不过我哥今天把那个人的资料给我了，你如果方便过来的话，我一并把资料给你，可以吗，阿远？”

许洲远看了一眼夜宴那五光十色的牌子，沉默了一会儿：“在哪里？”

“知春路岔口。”

“嗯。”

挂了电话，许洲远却没有马上车。

他重新进了夜宴，沈羨之和季成文两人看到他回来，都有些惊讶，故意问道：“阿远，你怎么来了？”

许洲远冷冷地斜了他们一眼：“云苏呢？”

季成文悻悻地摸了一下鼻子：“走了啊，一个大帅哥来把她接走的。”

季成文话刚说完，许洲远脸色更难看了，什么都没说，转身离开了夜宴。

“啧。”

看着许洲远背影，沈羨之轻叹了一口气：“不是都离婚了，他怎么还管那么欢啊？”

季成文耸着肩：“男人奇怪的占有欲？”

“谁知道呢。”

离都离了，许洲远还有什么置喙人家的权利。

黑色的商务车里。

云苏揉着太阳穴，乔瑜给她递了两杯鸡尾酒，她没注意，一下子就喝了，这会儿酒劲上头，有点难受。

后座的乔瑜被林景程摁着，跟个小鹌鹑似的，抖都不敢抖一下。

车厢里面倒是安静，车窗外的灯光影影绰绰，云苏想起十多分钟前许洲远的那些话，心跟被人按了根刺进去似的，隐隐作痛。

原来他还怕自己会戴绿帽子啊，她还以为他什么都不在乎呢。

商务车先停在云苏的别墅门前，林景程说送她进去，云苏挥了挥手：“别了，你还是管管你们家乔瑜吧，主意都打到我的身上来了。”

林景程笑了一下：“你不由着她瞎闹，她敢吗？”

云苏没好气地瞪了他一眼：“行了行了，你们赶紧从我眼前消失吧，我今天刚离婚，看到成双成对的就烦。”

“那我们不得你眼了。”

三人二十多年的交情了，已经不是“朋友”一词足够形容他们之间的感情的。

认识这么多年，乔瑜和林景程都了解云苏。

她不喜欢别人可怜同情她，离婚而已，没几天就能过去了。

进了别墅，云苏给自己泡了杯蜂蜜水，可人坐到沙发上，她就一直盯着那桌面上的蜂蜜水。

盯着盯着，眼泪就这么流出来了。

不难受是不可能的，她从小到大就是天之娇女，长相、学习永远都是最拔尖的那一个，就算是家境平平，她一路成长也都是众人眼中的焦点。

如果没有许洲远，她或许也跟乔瑜他们一样，在自己喜欢热爱的领域里面发光发热。

可这个世界上没有如果，十五岁那一年许洲远救了她，她以为是救赎，却不想是另外一个深渊。

如今她终于爬出来了，那她就不会再让自己跌回去了。

8

云苏昨晚睡得晚，还喝了两杯鸡尾酒，宿醉让人难受，偏偏乔瑜一大早就打电话过来，吵得她没发继续睡。

“又有什么事，乔大明星？”

云苏有起床气，在许家压得久了，如今一朝解封，跟刚出笼的猛兽一样，她躁动得很。

说实话，乔瑜应该庆幸人不在她跟前。

“我是不是吵醒你了？”

云苏翻了个白眼，揉着太阳穴从床上起来，“赶紧说。”

“……你前夫上热搜了，跟他那个白月光上的，现在全网都在讨论你们两是不是双双出轨才会和平离婚的。”

云苏怔了一下，人清醒了大半：“你也说了是我前夫，以后许洲远的事情，犯不着你搭上半条小命来跟我说。”

电话那头的乔瑜摸了摸脖子，“我错了，小云云，你继续睡，继续睡，我不打扰你了！”

说着，她飞快地把电话给挂了。

云苏把手机往床上一扔，一头重新扎回了枕头上面。

可乔瑜那几句话来来回回地在她脑子里面晃，她实在是没法继续睡下去了。

云苏有些烦躁，“来来，帮我烧水。”

“好的，主人。”

云苏踩着拖鞋进了浴室，镜子里面的人头发乱得很，宿醉之后皮肤状态不是很好，她看着镜子里面的自己，很不喜欢。

离个婚而已，犯不着这样啊云苏。

半个小时后。

云苏看着手机里面的八卦新闻，说没什么感觉就有点自欺欺人，可她早就料到会有这么一天，如今看到许洲远跟温知语两个人的消息，不过是觉得有些可笑。

她退出了微博，既然已经离婚了，那许洲远跟温知语夜半约会这种事情，跟她也没什么关系了。

吃完早餐，云苏化了个妆，换了一条蓝色长裙，把车库里面那一辆蒙尘的法拉利开了出来，直往云雨开去。

昨天云苏来过，上去的时候是秦墨带着的，下来又是乔瑜亲自带着，前台看到她都是恭恭敬敬的。

“云小姐，来找乔总吗？”

云苏笑了笑，“嗯，她在吗？”

“乔总刚到，我给你按电梯。”

云苏点了一下头：“谢谢。”

她看着跟前毕恭毕敬的前台，想起前几天千行的那两个前台，云苏忍不住扯了一下唇角。

许洲远对她是多不好啊，才会让公司前台都瞧不起她。

不过想想也是自己犯贱，好好的一个人，非要跪到许洲远跟前当舔狗，最后除了一本离婚证，还一无所有。

“叮”的一声，电梯门应声而开。

云苏收回思绪，踩着银色细跟高跟鞋出了电梯，直接走向乔瑜的办公室。

张琼看到她，有些惊讶：“云小姐，你怎么过来了？”

“来看看。”

她笑着，指了指乔瑜办公室掩着的门：“我能进去吧？”

“能能能，就乔乔一个人在里面。刚好你来了，劝劝她低调点，最近不少狗仔都盯着她，昨天晚上的事情我费了好大的精力才让人压下来。”

云苏点头：“辛苦你了，我会让她注意的。”

张琼是为数不多知道她是云雨幕后大股东的人之一，也知道乔瑜跟她的关系，乔瑜没心没肺的，也就云苏跟林景程能管得动，她这个经纪人都是帮忙擦屁股的。

如今云苏愿意管，心累的张琼觉得自己又活过来了：“我应该的，不耽误你了云小姐。”

云苏推门进了乔瑜办公室，人前光鲜亮丽的乔大明星正拿着平板不知道看什么看得正起劲，脸上的表情无愧她的影后头衔。

“看什么？”

云苏在她身旁坐下，拍了拍她盘着的双腿。

乔瑜许洲远跟温知语的瓜呢，没想到云苏就来了，她兴奋得很：“我正吃着你的前夫跟他白月光的瓜呢！还别说，看着还有点感人。”

云苏睨了她一眼：“你说什么？”

乔瑜觉得后背一凉，连忙换了个义正言辞的表情：“我说这对狗男女真是不要脸，刚离婚就在一起了，他们是深怕别人不知道他们是真爱吗？”

云苏自己给自己倒了杯茶：“你还来劲儿了？”

这次乔瑜是真的怕了，“我错了！我错了！为了弥补我的错，我托人拿了两张温白莲的画展票，到时候你跟秦墨一起去，亮瞎他们的狗眼！许洲远有什么好的，不也是你不要的二手货，秦墨可比他强多了。”

云苏挑了挑眉：“你有本事当着许洲远说这些话！”

乔瑜当然不敢，“我们都是体面人，当众撕多难看，我们要打脸于无形！你信我啊，你带秦墨去，保管舆论马上就倒到你这边！”

“得了吧！你就别害秦墨了，你不看看最近秦墨那些女友粉在底下留的评论！”

“这你就不懂了，秦墨现在要转型当实力派，女友粉这种东西，没有了也不可惜。”

云苏差点就信了：“说吧，你又打的什么鬼主意？”

“咳咳咳……我听说温知语邀请了许洲远当特邀嘉宾。”

云苏手一顿，偏头看向她：“你是拿我当热闹看？”

乔瑜心虚地闪了闪眼神，抬手搭在她肩膀上：“话不能这么说啊小云云，你想想你这三年来在许家受的那些气！归根究底不就是许洲远他视而不见才会有的吗？温知语不仅仅邀请了许洲远，还邀请了林青跟许洲远那妹妹，你不知道现在外面的人都怎么说你的！说你在许家待了三年，最后还不如温知语一张邀请函有用。”

乔瑜这话让她想起两年前的事情，那是她二十五岁生日，乔瑜帮她办了一个小小的生日派对，她本来也打算在派对上跟许洲远他们坦白自己身家不少的事情，可是那一天晚上，除了乔瑜他们，许家的人一个都没有来。

这不是最过分的，过分的是许婷玉把一张截图发出来了，截图里面是她拉的一个群，问收到她邀请函的人去不去她的生日派对，答案无一例外，全都是“不去”。

那张截图流出去了，整个圈子都在笑她不自量力，一个嫁入豪门的山鸡穿了好看的衣服真的以为自己是凤凰，还学人家举办生日派对。

旧事钻心疼，云苏敛了敛眉眼，“没什么意思。”

乔瑜啧了一声：“怎么就没意思了啊？那个许婷玉是秦墨的脑残粉，前段时间温知语的那个公司联系了秦墨经纪人，想跟秦墨合作办个画展。两年前你请不来许家的人，两年后他们求不来秦墨。”

“唔——想想都有些刺激！”

云苏似笑非笑地看了她一眼：“厉害了，现在都知道算计我了。”

“不敢不敢。”

沉默半响，乔瑜没忍住：“那你到底去还是不去啊？”

云苏抿了一口菊花茶：“去啊，怎么不去。”

她倒是想看看，许婷玉知道自己的偶像跟她在一起，会不会被气死。

9

温知语画展的那一天，云苏专门花了一个多小时的时间化了个精致的妆，松软的长发被她变成鱼尾辫垂在身后，只有额两边

发髻松了些许碎发下来。上身杏色的丝质宽松衬衫搭配绿色一步七分裙，既有法式的优雅气质，又透着几分慵懒的性感。

秦墨看到云苏的时候，不禁轻挑地吹了声口哨：“苏苏姐，你打算什么时候找男朋友啊？能不能先给我发个牌子，让我先排个队。”

云苏觉得有些好笑，“别贫。”

“我很认真的。”

他摘下墨镜，低头看着她，确实很认真。

云苏怔了一下，她暂时还没有开始一段感情的想法，更没有祸祸自己公司小鲜肉的想法。

她没应他话，直接上了那辆玛莎拉蒂。

秦墨也不介意，刚才的尴尬一扫而过：“苏苏姐放心，乔姐都跟我说了，今天我绝对给你找回场子！”

云苏松了口气，看着他轻笑了一下：“那就靠你了。”

“没问题！”

蓝色的玛莎拉蒂一轰而去，拉风地停在了温知语画廊楼下，引得不少人看过来。

云苏解了安全带，踩着高跟鞋下车走到秦墨身侧，挽着他的手进了场。

门口安保拦下他们：“先生、小姐，麻烦出示邀请函。”

云苏把包包里面的邀请函拿出来，递过去给他，安保确认无误才放行。

今天画展，除了温知语的画之外，还有不少名家的画作被借来展览，所以这画展，也不是谁都能进的。

温家虽然比不上许家，但在这江城也是数得上名号的富贵人家。

温知语这画廊，将近五百平米，一年的租金就将近三百万了，装修就更加不用说了，一进门吊顶上的那一盏灯云苏刚好认得，是意大利一个艺术家设计的，光那盏灯就一百多万了。

会场很多展柜都被移了位置，空出大片的空间让进场的嘉宾观看。

不得不说，温知语的画还是挺有意思的，虽然云苏看不懂，

温家大小姐的画展，自然是有不少的媒体来助阵。

秦墨今天穿得简单，上身一件衬衫下身是休闲的杏色直筒长裤，脸上还架了一副墨镜，媒体记者竟然一时半会没把他认出来。

上了二楼，云苏远远就看到温知语了，她今天穿了一条法式的小花长裙，长发披在身后，看着十分的温柔可人。

许洲远还没到，温知语已经好几次看向楼下了。

云苏跟秦墨往二楼深处走，发现二楼居然有个露天阳台。

那阳台上放了三把太阳伞，伞下都有椅子凳子，边上有一面彩绘墙，墙里面多余的一角居然有饮料甜点免费供应。

现在人都在外面，这里倒是清闲。

云苏看了一眼秦墨：“坐一会儿？”

“好呀！”

艺术这东西太高大上了，云苏实在是欣赏不来。

里面的人都在高谈阔论着梵高达芬奇，云苏跟秦墨两个人却聊着最近娱乐圈的八卦。

云苏对娱乐圈的八卦不像乔瑜那么感兴趣，但偶尔听听也无妨。

桌前有果汁蛋糕，跟前还有帅哥养眼，云苏觉得她能在这坐一下午。

不过她也就想想，今天来还是想给许婷玉他们添添堵的。

云苏把果汁放下，看了一眼云墨：“主角应该差不多到场了，我们也进去吧。”

她笑着，拿着包包起了身。

两人还没进去，许婷玉惊诧的声音就先传来了：“你怎么在这里？！”

看到云苏，许婷玉就有一种说不清的优越感，但看到云苏那张好看得过分的脸，她心里面又很轻易升起不爽。

所以每次见到云苏，许婷玉都忍不住刺她几句，如今也不例外：“这是什么地方你知道吗？这是你能来的地方吗，云苏？你该不会是知道我哥今天也过来，所以特意来这里的等着我哥，求他跟你复婚的吧？”

许婷玉越说越觉得自己有道理：“我告诉你云苏，你想都别想！你想跟我哥复婚，你先求求我，说不定我会帮你说说情，虽然我哥最后还是不会答应，但好歹他能听你说几句话啊！”

“怎么样，我的提议不错吧？这里人少，你就——”

许婷玉刚才一眼看到云苏，只想着质问云苏，所以一开口到现在，她才发现云苏身旁还站了个男人。

而这个男人看着还有些眼熟，等她确认男人是秦墨的时候，许婷玉脸上的表情不可谓不精彩。

“你，你怎么跟秦墨在一起的？”

云苏没应她的话，偏头看了一眼秦墨。

秦墨摘了墨镜：“我陪苏苏过来的。”

“啊——你，你们怎么可以！怎么！”

许婷玉看着秦墨，几乎都要哭了。

而云苏始终没说话，看着她就像是看小丑一样。

半晌，云苏欣赏够了，“走吧。”

许婷玉简直要疯了，她原本以为前些天的那些照片是狗仔错位拍的，她不断地安慰自己秦墨跟云苏一点关系都没有，也不会有半点的关系。

可是今天，她亲眼看到了自己的偶像跟云苏这个女人站在了一起。

她怎么配！云苏她怎么配！

“不许走！”

然而没有人理她，云苏已经重新进了画廊，秦墨跟在她身后，墨镜下的薄唇微微勾着，他们低头不知道在说些什么，一脸的高兴。

许婷玉气得眼睛都红了，反应过来连忙追了进去。

刚走进没几步，云苏和秦墨就跟温知语和许洲远给碰上了，身后还有一大群的媒体记者抬着摄像机挂着相机。

气氛有那么一瞬间僵硬，是温知语打破了双方的僵持：“云小姐，好久不见。”

云苏点了一下头：“闲着无聊，过来看看，画展不错。”

温知语轻呼了一声，似乎有些惊讶，“没想到云小姐也会喜欢我的画，是我的荣幸。”

这话说得真是婊，云苏也就夸了一句画展不错，她就抢把喜欢按到云苏头上了，轻飘飘的言语间听不出自谦，倒是让不少人以为她在嘲笑云苏不懂装懂。

云苏挑了挑眉：“艺术鉴赏这东西我不太懂，不过秦墨出道之前好像就是学这个的。”

她说着，顿了一下，看着秦墨：“温小姐的画怎么样？”

“不怎么样。”

云苏压了他一眼：“你这样说话，温小姐是要把我们赶出去的。”

温知语脸色不太好，可听到云苏这话，她只能强颜欢笑：“秦先生的评价确实很到位，我比起秦先生，的确不如。”

秦墨半分谦虚都没有：“嗯，所以你们上次合作，我让经纪人拒了，希望温小姐不要介意。”

“不，不介意。”

云苏看着温知语咬牙切齿，知道适可而止，她回头看了一眼秦墨：“好了，早知道你不喜欢我也就不来了，走吧，别耽误温小姐了。”

“听苏苏的。”

两人转身就走，由始至终，云苏都没有看过温知语身旁的那个男人。

反倒是许洲远，黑沉的视线一直落在云苏身上，秦墨那一声“苏苏”落到他耳朵里面，许洲远只觉得刺耳难听。

什么关系，叫这么亲密？

标题：《离婚后前夫总是追我》

作者：陌陌321

浏览器扩展 Circle 阅读模式排版，版权归 www.zhihu.com 所有